

在平淡的生活里撕裂婚姻的真实，在懵懂
的生存中点杀未知的诱惑，在婚姻内外感
受落魄与重生，在城市的缝隙里涉足于情感
的冒险，体验那一次次的劫后余生……

单诱惑

짧의 유혹

城市边缘◎著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简单诱惑 / 城市边缘著. — 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5

ISBN 7-80587-759-9

I. 简... II. 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16250 号

书 名 简单诱惑

作 者 城市边缘 著

责任编辑 马超

封面设计 标点工作室

版式设计 北京东方艺鸣文化传播中心
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(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本社网址 www.dhwycbs.com **E-mail** gy@dhwycbs.com

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200 千

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,000

书 号 ISBN 7-80587-759-9

定 价 18.80 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高音吃吃地笑了。看到她的笑，凌宜生突然感觉看到一朵火红的花，在绽放着一种灿烂的温暖。在这一片刻，他，觉得自己是一只飞累的鸟，很想找一根枝头休息停留。



凌宜生走后，高音感到家里冷冷清清。她感觉得到凌宜生对于外出的那种喜悦状，便一种抛弃似的逃离让她产生孤独。





这是一个孤独的女人，在这一瞬间凌宜生突然明白了她找自己来的真正原因。凌宜生悄悄站在杨娜身后，没有说话，陪着她看着那些贵悠悠的山，在淡淡的薄雾之中若隐若现，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。



jian dan you huo



上 卷





简单诱惑

凌宜生摸了摸下巴，发现胡子已经长得很长了。他想等一下该去理个发，不然房东看到他这副模样会觉得他不正经人。他先打了个电话给房东，房东是个老太太，老太太说她女儿还没回来，不过已经在电话里跟她说了出租的事，估计没什么问题。凌宜生说那好，我下午就搬过来。

中午，凌宜生就随便吃了点儿东西，提了点儿简单的行李，慢慢在东桥上走。走到桥中央，见到很多人在围观着什么，他斜眼瞧过去，见是一个女子在扶着桥栏，眼睛望着江面，身子已向前提了出去。

桥上的风很大，她的衣服被吹得往后飘动，显出了鼓鼓的胸脯，头发也很凌乱。凌宜生感觉这女子有点儿不对劲，心想她是不是要自杀。便挤到她的身后，女子却突然转过身来，奇怪地盯着他。

凌宜生脸一下燥热，说：“你……你不是要跳河吧？”

女子看一眼围观的人，脸上一红：“我不跳河，只是看看船。”

过路的人都笑起来，有个人说，看船！益州人还没看过船吗？这女人也太有闲情了。凌宜生也笑了笑，转身走开。

女子叫高音，跟丈夫离婚已两年，现在带着一个六岁的儿子住在娘家。日头落下去时，她拖着倦倦的步子离开了桥边。到了家门口，听到里面传来儿子和母亲的嬉笑，其中还夹杂着一个陌生人的声音。

高音推门进了院子，远远见客厅里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



男人，瘦瘦的脸颊，有些脸熟。那人看到她，投过来一丝微笑的目光。高音一阵莫名的慌乱，高母介绍了一下，说是家里新来的房客，是个画家。

男人起身说：“你好，我叫凌宜生。”

高音突然发现，他就是刚才在桥上以为自己想跳河的男子，不由笑了：“怎么是你啊？”

凌宜生也微微一愣：“这么巧啊。”

高母对这个房客显然很满意，说以前租房的十个有九个是做生意的，都不跟她多说话。高音觉得这男人声音沙沙的，很好听。聊了一会儿，高音精神好了许多，等高母走开，叫过儿子取了十块钱叫他去买包烟。凌宜生慌忙说有，掏出一只烟盒捏了捏，只剩下一支。高音笑着说：“不用客气，我妈还想跟你学画呢。”说完指着那只烟盒叫儿子去买。

等烟买回来，高音已与凌宜生说了许多话，知道他是省城人，在一家杂志社做美术编辑。聊到天黑，高音去做饭，凌宜生说要出去，高音说：“今晚就和我们一起吃吧？”

“不了，几个朋友约了我去外面吃。他们还不知道我在这里租到了房子，我得去说一声。”凌宜生拿起那包烟出了客厅。高音“哦”了一下，心里忽然有点儿空落落的。临近中秋，风凉凉地吹过，院子里的几棵大树叶子哗哗地响着。高音指着斜对面靠院门的一间小屋说：“我在那屋睡，有事招呼一声。”

凌宜生抬头看了看，回头正对上高音的眼睛，说：“改天，我给你画张像。”

“那怎么好意思，我这么难看。”

“你真会说趣话。”凌宜生笑了笑，瞧了瞧表，出院门而去。

高音脸上热热的，靠着树呆了片刻。进了凌宜生睡的那间



简单诱惑

屋子，左右看了一番，里面的摆设她都熟悉，但有个男人来住，感觉那气味就有些异样。床上搁了一只大挎包，她好奇心上来，去打开来看，见是些日用品，还有几卷纸，猜想是画，取一卷展开，是一幅稀奇古怪的画，颜色涂得很灿烂，心想这个人还真是个画画的。

这一夜高音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一张大床显得空荡荡的，空得她心里毫无着落，耳边听到凌宜生回来的声音，已是凌晨两点多钟。

第二日一大早，有人在使劲敲门。高音穿着拖鞋，踢踢踏踏去开了门，一个短头发女孩探进脑袋，问凌宜生在不在。凌宜生早已听到动静，从房间出来，女孩上去就捶他一拳。凌宜生打着哈欠说：“你还真找到了这里。”

女孩神气地扬了扬头：“你还瞒得过我吗？我爸让我来兴师问罪。”

俩人进了屋子，笑声不断传出。高音苦笑一下，觉得昨晚那场失眠有些不值得。进了卫生间揉了揉红红的眼睛，脑子里浮现出以前的丈夫来。

转眼到中秋。这天高音正要陪母亲去看一位亲戚，凌宜生来说，想请几位朋友来吃饭。高音掏出一串钥匙说：“我也正要和妈出去，这几天家里就交给你了。”

凌宜生接过钥匙不停地道谢。高音突然问：“你不是说要给我画像吗？画得怎样了？”

凌宜生一摸头：“我忘了，过些日子一定画好。”

“我没你女朋友漂亮，你当然要忘了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见我女朋友了？”凌宜生诧异。

高音说出那天来找他的女孩，凌宜生哎了一声：“那是我叔



叔的女儿。”

高音快乐地笑了：“还以为是你女朋友呢。”

凌宜生每次来益州都要出去租房。叔叔的家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小房子，不足四十平米。这次来益州，凌宜生是为了逃避一宗官司，那家杂志社由他经手的一次广告业务出了点儿问题，单位上有人排挤他将他告上法院。凌宜生没见过这种场面，被弄得焦头烂额，只好躲到益州来散心。

夜里，凌宜生要请的人来到高家。分别是李景卫、陈章、王隆才和堂妹凌燕花。李景卫是凌宜生中学时的同学，在一个事业单位混了一个小职位，陈章则是凌宜生在厦门当兵时的战友，在一个小公司里做事，自己又开了一家小店，生意并不景气。李景卫这几年胖得惊人，下巴颏儿的肉推出了两层，只见几条深痕，不见脖子。陈章说他身上每一块肉都是用人民币贴出来的，属于国宝。

李景卫坐在一张宽大结实的太师椅上，正适合他的体积。凌宜生满怀同情地说：“景卫，你也该去减减肥了。”

陈章笑道：“现在减肥药这么多，也不知哪种牌子对他有用？”

凌燕花端上茶说：“景卫是要做官的，比不得我们这些老百姓，什么药对他也无济于事，心宽体胖嘛。”

李景卫面露痛苦状，用肥肥的手指敲着脸皮：“这是个学术性很强的问题，有的人该胖的时候就会胖，该瘦的时候自然会瘦，不是谁能决定的。我老婆就不想做官，还不是和我一样胖。”

陈章打趣地说：“你老婆和你联在一起，就变成了一座城市。”

凌燕花不解地问：“城市？什么意思？”

陈章说：“合肥，不是一座城市吗？”

众人都笑起来，热热闹闹吃完了饭，支好了桌子打麻将。四



简单诱惑

个男人中，王隆才最年轻，二十五岁，在当律师，也没结婚。他不玩牌，退在凌燕花后面替她当参谋，俩人斗些俏皮话，一旦出错，就相互埋怨。陈章在桌底下踢李景卫一脚，说：“我们加点儿惩罚吧，输了脸上再挂张纸条。”

“不太高雅吧？”李景卫假装好人，“输了就打一下脸，不用太重。”

凌宜生瞧出他们的意图：“燕花是我妹子，你们别动歪心思。”

“我后面这位脸皮不薄，由他替我抵挡。”燕花一脸的无所谓。

“和女人在一起，男人总要吃亏的。”王隆才叹息。

玩到深夜大家散去，凌宜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正要睡去时，院子的门吱呀地打开，凌宜生警觉地拉开灯。外面有人说了一声：“是我。”

凌宜生听出是高音，穿上衣服出来：“怎么你一个人，你妈呢？”

“还在亲戚家，我想起单位的一份材料还没写好，特地赶回来。”

凌宜生见高音的脸赶得通红，像喝了酒一样，没头没脑冒出一句：“那张画，抽时间一定给你画好。”

“又不是马上要走，哪一天画好了给我就是。”

凌宜生郑重地说：“一定画好。”

次日睡到九点多钟凌宜生才起床，见客厅桌上摆着一碗面，一碟荷包蛋，另有一张纸条，写着：你的早餐。凌宜生心里升起些异样，猜测是高音留下的，端起来风卷残云吃下肚。吃完去菜场买菜，到一鱼摊前，挑了两条肥大的鱼。走到半路，提鱼的绳子松脱，两条鱼掉在地上乱蹦，凌宜生手忙脚乱捉住一条，另一条蹦到一辆车下，被车轮压扁鱼头。凌宜生暗叫一声晦气，提了那条死里逃生的鱼往叔叔家赶去。到门口敲了许久，慢慢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然后门缝闪开一条线，冒出燕花的半个头：“是你呀。”



“就你一个人在家？”凌宜生把鱼递给她。

燕花脸上窘迫起来：“根正在我屋里玩……”

凌宜生不知根正是谁，心想可能是燕花的那一位。见她头发散乱，身上罩着一件男式T恤衫，便说：“我去找个人，晚上过来吃饭。”

凌宜生去找陈章。他正在玩电脑上的游戏。凌宜生去翻书架上的书，竟翻出一本黄色画刊来。“你也爱看这个？”

“别人丢我这儿的。”陈章说，“这算什么，我这儿还有碟呢。”

凌宜生翻了几页，扔回书架上：“不怕你老婆发现？”

“她还跟我一起看呢。”陈章嘿嘿笑了。

“哟嗬！她还蛮够劲的。”

“别谈这个，早两年我还能把她治得服服贴贴，现在她常骂我无能。”

“青出于蓝胜于蓝，这都是你调教的。”

“她现在可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。”陈章感叹，问要不要看那片子。

“我现在没这个心思。”凌宜生摇头。

“知道你喜欢现实主义。”陈章把电脑关了，丢给凌宜生一根烟。

凌宜生到柜子里取了一块月饼吃，吃到半块，发现馅里夹了一小块指甲，抠出来叫陈章看。陈章大喊假货，把那一盒月饼全部掰开来。凌宜生喊着：“这有什么看的，指甲还算是干净的东西，还有那看不见的……”想想刚才吃到肚里的月饼，觉得一阵恐惧，跑到卫生间干呕，呕不出来，倒弄出一身汗，发誓从此再不吃月饼。

陈章感到过意不去，说过阵子去野外玩，叫把房东的女儿



简单诱惑

带上：“那女人长得不错，很有些少妇的味道。”

凌宜生没吱声，告辞出来。暮色落下，月亮还没瞧见，街上的风从四面袭入汗毛孔，凉爽无比。到高家，见高音偃了儿子小迟在客厅看电视。

“在叔叔家吃的饭吗？”高音将切好的月饼端给凌宜生。

凌宜生应了一声，说：“就你和儿子在家也怪寂寞的，应该去你亲戚家才热闹。”将那月饼接过来又放回桌上。他现在见到月饼就害怕。

“我本来就不喜欢太热闹。”

凌宜生轻轻“哦”着，把邀请她去郊游的话压在了肚子里。

“怎么不吃块月饼，嫌我家的月饼不好吃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才吃饱。”凌宜生怕高音责备，取了一块最小的，放在嘴边轻轻咬一口，用舌头压住，生怕会吐出来。

乘高音去拿柚子。凌宜生转身将月饼吐出门外，指着柚子说：“这个东西在北方是没有的。有一次我叔叔带了几个去那边，他们不知怎么吃，叔叔说，你们吃过桔子吗？这个就跟桔子一样。他们切开来，掰了一瓣就咬，真像吃桔子那样吃下去。”

高音吃吃地笑了。看到她的笑，凌宜生突然感觉像看到一朵火红的花，在绽放着一种灿烂的温暖。在这片刻，他觉得自己是一只飞累的鸟，很想找一个枝头休息停留。

高音休息那天，叫凌宜生把脏衣物拿给她洗。凌宜生不住地道谢，去了一趟李景卫家，通知郊游的事，然后赶回来帮高音洗衣服。高音已洗到最后一件，凌宜生捋了袖子去帮忙拧，高音说：“不用，不用。”她弯下腰，衬衫的领口低低地垂下来，凌宜生眼睛一抬，看见两个硕大半遮的乳房露出，不由一呆，全身被震住。高音直起身来，凌宜生忙把目光转向别处，但心思早乱了，



只觉得体内有一股巨大的火焰要喷出，万分难受。

难受足足持续了一整天。黄昏后，高音取了院内的衣服去洗澡，凌宜生忍受不住，悄悄站到洗澡间的门口，听到哗哗的水声，脑中幻想出女人赤身的样子。听着听着，突发奇想要在门上找出一条缝。瞧了一遍仔细，真的找到一条细缝，只是太细，什么也看不清。直到水声止住时，凌宜生再也憋不住，回到房间已是疲惫万分，倒在床上掀起被子蒙头大睡。

二

到郊游那天，陈章弄来一辆新车子开到高家门口，车上有两个陌生的女孩。陈章把凌宜生拉上车：“我给你找了个学生。”

凌宜生说：“又拿我开心。”

陈章笑而不答，指指一个短头发的女孩。那女孩灿烂一笑，露出两颗好看的虎牙：“我叫方翠，美院的学生。你就是凌老师吧？”

凌宜生瞪陈章一眼，伸手与女孩相握：“我叫凌宜生，你就叫我宜生吧。”

另一个女孩没听清楚，睁大眼睛说：“医生？你是学医的？”

大家被她逗笑。凌宜生有点儿尴尬：“是宜生。便宜的宜，生活的生，不是医生，你听错了。”

那女孩红了脸：“对不起。”

陈章说：“记得我念初中时，班里有个同学叫石风，成绩特差。一次老师报英语分数，报到他时说，石风，十分。当时大家都纳闷，怎么念两个石风。教师不得不解释，前面的是名字，后面的是分数。”



简单诱惑

一路上，两个女孩嘻嘻哈哈闹个不停。凌宜生注意那个叫方翠的女孩，暗赞她生了一张精巧的嘴巴，淡淡的唇彩勾勒出她无限的可爱。另一个女孩留着披肩发，耳朵和脖子上都是金饰，大概是个有钱的小姐。

车子驶在国道上，陈章在前座得意地回头：“这部车还没开到两千公里，可赛过路上任何一辆车。”

“你的面子还真大，问谁借的？”凌宜生问。

“在益州借部车还不容易呀。”陈章指指身边的披肩发女孩，“不过这部车可不是我借的，是她爸爸的。”

披肩发女孩谦虚地笑笑：“本来想跟朋友借一部红旗。红旗车很有派头，去年我坐了一回去省城，路上的交警向我们行礼，还以为是首长来视察呢。”

陈章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借红旗？”

披肩发女孩翘着下巴说：“我更喜欢进口车。”

李景卫说：“管什么车，只是别开这么快，我很怕死。”他心脏不太好，特别怕坐快车。

陈章哈哈笑道：“有美女作陪，死了也值。”

披肩发女孩打陈章一拳：“哪个愿意陪你死，你以为你是秦始皇啊。”

方翠微微抿嘴而笑。凌宜生坐在方翠身边，侧眼看着她的小嘴，浮想联翩。乘着车子晃动的时候，有意无意把刚掏出的一支烟掉在了她两腿之间的裙子上。方翠嫣然一笑，用手指把烟拈起来给凌宜生。凌宜生连说对不起，接过烟点上，深吸一口，深感那肌肤的清香渗入心底。

李景卫坐在方翠的另一侧，挥手驱散面前的烟雾，说：“你这个老烟枪又在污染空气了，你不替我着想也该替人家着想啊。”



凌宜生忙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把烟从窗口丢出去。

方翠挪了挪屁股，挨近凌宜生：“李大哥一个人就占了两个人的位置，我们真不该跟他一块坐。”

李景卫看了看座位嚷道：“哎，我可是尽量挤在车门上呀。你们想挨得近，可别拿我当借口。”

本是句玩笑话，方翠与凌宜生却一阵脸红。

到了小郁园，便能看见许多鲜花开得茂盛，其间夹着飞来飞去的蝴蝶。众人下了车，商议各自去玩，中午在云天岩集合。

凌宜生和李景卫取了渔具，来到一片湖前。湖沿岸延伸出去半架木桥，离水面不高。李景卫担忧地说：“这桥破破烂烂的，也不知安不安全？”

“就你命珍贵。”凌宜生上了桥。李景卫也跟上，俩人放下渔竿。凌宜生望着周围的山水，感觉心里一阵惬意。钓了半日，李景卫已钓到三四尾白条鱼儿，凌宜生却毫无动静。

“看来你是挨女人挨得太久了，倒霉的连一条鱼都不敢靠近你。”李景卫取笑他。

凌宜生不动声色，盘腿直坐，俨然一个修炼的道士。等李景卫又钓上一条在轻声欢呼时，他不屑地说：“你那鱼才多大，我钓一条都能抵你十条。”

“你早钓上那两条腿的大鱼了，何必上这儿钓”

凌宜生刚想反驳，突见湖面上的浮子微微地动了一下，忙止住呼吸，慢慢收线，猛然一起竿，钓上一条细长细长的物儿，在空中乱晃。

“蛇，你钓的是条蛇。”李景卫吓得大叫。

凌宜生也一惊，想起水里的蛇不会太有毒，稍微镇静，把渔竿斜放在桥上，用一根枝条慢慢把蛇打死。李景卫早跑上了岸，